

YOUTH
经典译丛

WHITE FANG

白牙

[美] 杰克·伦敦 著

刘士聪 译



NLIC2970862787

白牙

WHITE FANG

[美] 杰克·伦敦 / 著

刘士聪 / 译



NLIC2970862787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牙/[美] 杰克·伦敦 (London,J.) 著; 刘士聪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2

(Youth经典译丛)

ISBN 978-7-5153-1218-7

I. ①白… II. ①杰…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728号

责任编辑: 谢肇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20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35×965 1/16 13印张 9插页 130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3.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章 荒野

- 一 跟踪觅食 001
- 二 母狼 009
- 三 饥饿的呼啸 020

第二章 荒野之子

- 一 牙战 031
- 二 洞穴 041
- 三 小灰狼 049
- 四 通往世界的墙 054
- 五 猎食的法则 065

第三章 荒野里的神

- 一 造火者 071
- 二 枷锁 082
- 三 被排斥 090
- 四 追随人的踪迹 094
- 五 契约 099
- 六 饥荒 106

第四章 高等的神

- 一 同类的仇敌 115
- 二 疯子 124
- 三 仇恨 132
- 四 粘在身上的死神 137
- 五 桀骜不驯 148
- 六 慈爱的主人 154

第五章 驯服

- 一 南行 168
- 二 在南方 174
- 三 人的领域 180
- 四 同类的召唤 191
- 五 睡狼 197

第一章 荒野

一 跟踪觅食

在已经结了冰的河道两岸，幽暗的枞树林紧锁着眉头。树上的白霜已被前几天的一场大风刮得一干二净，现在这些树好像相互依偎在一起，在渐渐昏暗的光线里显得阴森森的，预示着不祥。无边的寂静笼罩着大地，大地一片荒凉，毫无生机，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这里的孤寂和寒冷给人一种比悲凉更甚的感觉，置身其中，似乎能听见隐隐约约的一丝冷笑——比悲哀还要可

怕，有如斯芬克斯^①的笑，冷似寒霜，渗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峻。那是永恒的宇宙在它那专横而又神秘的睿智嘲笑正在徒劳挣扎的生命。这就是荒野，冷酷无情的北国荒野。

实际上，那里到处都有生命——蔑视一切的生命。沿着那条结了冰的河道，一队狼狗在奔跑，它们身上的长毛挂满了白霜，嘴里呼出来的水汽立即冻成冰，然后挂在毛茸茸的身上，形成白晶晶的霜。这些狗身上都套着皮带，连着后面的雪橇。雪橇是用十分坚固的桦树皮做成的，底下没有滑轨，整个橇底平放在雪面上。为了不被前面涌起来的雪挡住橇身，橇头像纸卷一样向上翘起。雪橇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子，用绳子牢牢系住。此外，还有两三条毯子，一把斧头，一个咖啡壶和一个炒菜锅。最显眼的是那个长方形木箱子，占据了多半个雪橇。

雪橇前边有一个人，穿着宽大的雪鞋，一步一步往前迈着沉重的步子，雪橇后边跟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躺在雪橇上的木箱子里。荒野已经把这个人征服、拖垮，他永远也不会再动弹、再挣扎了，他的旅程已经结束。荒野是不喜欢有运动的，但生命却偏偏不听它这一套，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运动。荒野却总是要破坏运动。它把河水冻成冰，不许它流向大海；它把树液挤出树皮以外，再把大树彻底冻死。然而，最残酷、最可怕的还不止此，荒野还不断对人进行骚扰，企图彻底把人制伏——因为人最不安分，人是所有的运动最终都将停止这一说法的叛逆者。

① 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性。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但是，在雪橇的一前一后，两个还活着的人仍在跋涉，仍在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地跋涉。他们身上裹着只经过简单加工处理的毛皮。他们呼出的水汽冻成冰碴沾在睫毛、面颊以及嘴唇上，把他们变得面目全非，看上去很像鬼脸儿，又像阴曹地府里为鬼魂操办丧礼的司事。实际上，他们都是人间的人，是向那死寂荒凉和正在嘲笑他们的大地进发的人。他们是小人物在冒大险，尽管这世界如同宇宙一样深不可测、死气沉沉，他们也要和它一比高低。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着，为了节省气力，一句话也不说。静寂的气氛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几乎可以用手摸着。这气氛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很大，就像水下的复杂环境影响潜水员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的荒野和无法改变的命运给他们造成沉重的压力，把他们压迫到自己心灵的最后边缘，就像挤葡萄汁一样，把他们隐藏在灵魂深处的虚假的热情和夸大的自我价值挤得一干二净，使他们看清自己的局限和渺小。他们就像在大气层里飘浮的尘埃那样无可奈何，被这莽悍的大自然任意要来要去。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当那没有阳光而又短暂的白昼开始变得暗淡时，从远处静止的空气里传来一阵微弱的一声，叫声迅速升到天空，变得越来越尖利。叫声在空中颤动了一会儿，又渐渐消失了，让人感到紧张。若不是那声音里透露着一种尖利的悲腔和难挨的饥饿感，你会以为那是一个迷失方向的灵魂在哭泣。走在前边的人回头看看后边的人，后边的人也看了看他，他们互相点了点头。

空气里又传来一阵嗥叫声，像针尖似的刺破沉静的上空。他们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是在后边雪地上的某个地方。第三次嗥叫是回答声，也是从后边略偏左一点的地方传来的。

“它们在追我们，比尔。”走在前边的人说，嗓子有点嘶哑，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显然，他说话有点吃力。

“食物太少了，”他的伙伴回答，“好几天了，连个兔子影子都没看见。”

然后，他们再没说什么，只是竖直了耳朵听后边传来的叫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把狗赶到河边的几棵枫树中间，准备在那里过夜。他们把那口棺材放在火堆旁边，既当凳子又当桌子。那几条狼狗离火堆远远地偎在一起，互相吵叫着，但没有要溜走的意思。

“亨利，我看这回它们离我们够近的。”比尔说。

亨利这时正蹲在火堆旁边，点了点头，顺手往咖啡壶里放了一块冰，然后默默地坐在棺材上，开始吃起来。

“它们很清楚什么地方安全，”他说，“有东西吃总比被吃掉好。它们很机灵，这些狗。”

比尔摇了摇头：“唉，谁知道呢。”

他的伙伴奇怪地看了看他：“头一回听你这样说。”

“亨利，”比尔说，嘴里一下一下地嚼着豆子，“我喂它们的时候它们乱跳，你注意了吗？”

“它们确实比以往爱跳踏。”亨利承认。

“我们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为了让他的话听起来更有分量，比尔略停了一会儿，“我刚才说过，亨利，我们是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取了六条鱼，每只狗一条，可是，亨利，我发现少了一条鱼。”

“你数错了。”

“我们有六只狗，”比尔不紧不慢地说，“我取出来六条鱼，可是一只耳没吃着，我又回来从袋子里给它拿了一条。”

“我们只有六只狗。”亨利说。

“亨利，”比尔接着说，“我想它们不一定是狗，可是有七只吃了鱼。”

亨利的嘴停止了咀嚼，用眼睛数火堆对面的狗。

“现在只有六只。”他说。

“我看见有一只往雪地里跑去了，”比尔很肯定地说，“我看见七只。”

他的伙伴同情地看了看他，然后说：“等这趟苦差跑完了，我真会美死的。”

“什么意思？”比尔问。

“我是说我们这次担子很重，把你弄得精神很紧张。我是说你有点眼花了。”

“我估计到了，”比尔很郑重地说，“所以，它往雪地里跑的时候，我一看，雪地上有一溜脚印。我再一数狗，还是六只。现在雪地里还有脚印呢。你想看看吗？我领你去。”

亨利没言语，只是一声不响地吃东西，吃完饭又喝了一杯咖啡，然后用手背抹抹嘴角说：

“那么你估计是……”

这时从黑暗中传来一声凄惨的长嗥声，他停下来听了一会儿，用手指着传来叫声的方向问：“是一伙的吗？”

比尔点了点头：“没错。你没听见狗在乱叫吗？”

嗥叫声此起彼伏，从四面八方传来，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狗吓得都凑到火堆跟前，身上的毛都烤热了。比尔往火里添了点木头，然后点着了烟斗。

“我看你有点泄气了。”亨利说。

“亨利……”比尔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斗接着说，“亨利，我看他比你我的运气都好。”

他大拇指往下一戳，指着屁股底下的棺材说。

“你我这样的，亨利，等我们咽气那天，要是能有足够的石头把我们的尸首盖住，别叫野狗叼了去就不错了。”

“可我们和他不同，我们一没人，二没钱，什么也没有。”亨利又说，“出大殡我们是绝对操办不起的。”

“我有一点不明白，亨利，像他这样体面的人，在他的国家里怎么也可以算得上高枕无忧、吃穿不愁的人，为什么偏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瞎闯？我真是不明白。”

“他要是守在家里，准能活到寿终正寝。”亨利表示同意。

比尔刚张开嘴要说话又改变了主意。黑暗像一堵高墙将他们团团围住。他用手向黑暗处指了指，那里黑乎乎的，只有一对眼

睛，活像两块正在燃烧的煤，熠熠发光。亨利点着头一对一对地数着。一圈闪亮的眼睛把他们的住地团团包围了。有时，两只眼睛在那里晃动一下，消失了，过一会儿又出现了。狗越来越焦躁不安，吓得都挤到火堆旁边，偎缩在比尔和亨利的脚下。有一只狗在火堆边上绊倒了，烧着了毛，空气里散发着一阵阵焦味，这只狗连吓带疼，汪汪乱叫。这一阵乱哄哄的场面使周围的眼睛骚动了一会儿，后退了好几步。等狗安静下来以后，它们也静下来了。

“亨利，真倒霉，没有子弹了。”

晚饭以前，比尔在雪地上放下一些枞树枝，现在他吸完烟斗，正在给伙伴往上面铺皮褥和毯子。亨利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开始解鞋带。

“你刚才说还剩几颗子弹来着？”比尔问。

“三颗。要是三百就好了，那我就可以给它们点颜色瞧瞧，妈的！”

他恨恨地冲着周围闪闪发亮的眼睛挥了一下拳头，然后把他的平底鞋架在火堆旁边。

“糟糕的鬼天气缓一缓就好了，”比尔继续说，“两个星期了，一直是零下二十多度。我真不该出来跑这一趟，亨利。我不喜欢这儿的气氛，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说来说去，还是赶紧跑完这趟交差了事，然后咱们到麦格里堡围着火炉打牌去。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亨利咕嘟着爬进了被窝。他刚睡着就被他的伙伴叫醒了。

“我说，亨利，那个家伙跑来吃鱼时，这些狗为什么不咬它呢？真气人。”

“你可真爱生气，比尔，”亨利迷迷糊糊地回答，“从前你不是这样。闭上嘴睡觉吧！明儿早晨就好了。你的胃口不太好，这倒是真格的。”

两个人肩并肩盖着一条毯子，喘着粗气睡着了。火堆上的火苗渐渐变小，周围的眼睛所形成的包围圈也变小。狗吓得缩在一起。当四面的眼睛步步逼近时，狗有时也叫两声吓唬吓唬。有一回它们的叫声把比尔吵醒了。他轻轻地爬出被窝，生怕惊动亨利，往火堆里添了点木头。当火苗又旺起来时，周围的眼睛就往后退。他朝那些缩成一团的狗瞥了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使劲瞪了它们一眼，然后就钻回被窝里睡了。

“亨利！”他喊道，“我说亨利！”

“又怎么了？”亨利醒来时不耐烦地嘟哝着。

“没怎么，”比尔说，“现在又是七只了，我刚刚数过。”

亨利哼了一声表示听见了，然后又打着鼾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亨利一醒就把比尔从被窝里拽出来。虽然已是早晨六点，可离天亮还远着呢。亨利摸黑准备早饭，比尔叠好毯子就去收拾雪橇。

“我说亨利，”他突然问，“你说咱们有几只狗？”

“六只。”

“不对。”比尔满有把握地说。

“又七只？”亨利问。

“不对，五只。又跑了一只。”

“糟糕！”亨利气哼哼地说着，丢开正在火上热着的早饭，也去数狗。

“你说得对，比尔，”亨利说，“胖子跑了。”

“这家伙跑起来像闪电，烟气腾腾的没法看见它。”

“这下可完了，”亨利说，“它们准是把它活吞了。我敢打赌，狼群吃它的时候它一定还在叫。妈的！”

“这只狗真傻。”比尔说。

“可是再傻的狗也不至于这么去送死。”亨利打量着剩下的几只狗，立即就下了结论，“我敢说，剩下的这几只不会跑了。”

“你就是用棍子打它们也打不走的，”比尔表示同意，“我总觉得胖子有点毛病，真的。”

这是为死在北国荒野的狗写的一篇祭文，这篇祭文和为其他的狗或人写的祭文比较起来，已经不算短了。

二 母狼

吃完早饭，他们把几件轻便的行李和用具系在雪橇上，离开仍在燃烧的火堆。但刚摸黑上路，立刻就听见那尖利、凄凉的叫声，在寒冷的黑夜里此起彼伏。他们一路上默默地走着。大约九点钟天亮了。中午时分，玫瑰色的太阳高悬南天，照得大地暖烘烘的。前边的土岗把阳光普照的南面和阴冷的北边的大地分成两

个世界。可是，太阳的玫瑰色很快消失，灰暗的余光到午后三点左右也消失了，北极的黑夜即将笼罩这静寂的大地。

随着黑夜的降临，那叫声从左右两边、从后边步步逼近，正在奔跑的狗吓得惊慌失措。有一回，比尔把吓得左右乱窜的狗拉回来以后对亨利说：

“但愿它们在别处找到吃的，就别老跟在我们后边了。”

“是让人感到精神紧张。”亨利很理解比尔。

直到晚上又停下来过夜，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

亨利正弯腰往煮豆子的罐里加冰块，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响，然后比尔大喊一声，接着就从狗群里传来一阵疼痛的叫声。他直起腰，正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穿过雪地消失在黑暗里。然后又看见比尔站在狗群当中，又得意又恼火的样子，一手拿着一根木棒，一手提着一条晒干的大马哈鱼的尾巴。

“它咬去了一半，”他说，“可我还是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你听见它叫了吗？”

“长得什么样儿？”亨利问。

“看不清。四条腿，一张嘴，浑身是毛，跟狗一样。”

“准是不怕人的狼，我想。”

“肯定是的。不管怎么样，它专门在喂食的时候来，把一条鱼咬去一大半。”

吃完晚饭他们坐在长方形木箱子上抽烟斗，那一圈闪亮的眼睛包围得更紧了。

“要是它们盯上一群麋鹿什么的，别老跟着我们跑多好。”

比尔说。

亨利哼了一声，那声调不完全是同意。他们默默地坐了大约一刻钟，亨利眼睛看着火堆，比尔盯着在火光周围黑暗处闪闪发光的那些眼睛。

“我真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麦格里堡。”他又开口了。

“你给我闭上嘴吧，别老是希望这希望那的。”亨利生气地说，“你的胃口不好，你的问题在这儿。喝一勺豆粥你就乖了。”

早晨，亨利被比尔骂骂咧咧的声音吵醒了。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见比尔正在火堆旁边和狗站在一起，比划着手在骂，脸气得变了形。

“喂！”亨利喊道，“又出什么事儿啦？”

“蛤蟆跑啦。”

“不可能。”

“我跟你讲，它跑啦。”

亨利撩开毯子，起身冲到狗跟前。他仔细数了一遍，然后和比尔一起诅咒这该死的荒野又抢走了一只狗。

“蛤蟆是这群狗里最有劲儿的一只。”比尔说。

“而且很聪明。”亨利又加了一句。

这是在两天之内他们给狗作的第二篇祭文。

他们闷闷不乐地吃了早饭，然后把剩下的四只狗套在雪橇上，和前几天一样，在结了冰的雪地上默默地跋涉着。大地一片静寂，只有那些暗地里紧跟着他们的追踪者不时传来阵阵嚎叫

声。午后不久，夜幕降临。和往常一样，追踪者的嚎声越来越近。拉雪橇的狗变得惶恐不安，在路上惊慌乱窜，两个主人的情绪变得越发低落。

“嘿！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那天晚上比尔拴好了狗后，站在那里很得意地说。

亨利离开正在煮着的晚饭跑过来，比尔已经把狗都拴起来，是按照印第安人的办法用木棍子拴的。他在大约四五尺长的粗木棍的两端拴上皮带，一端套在狗的脖子上，一端系在埋在地里的木桩上。狗咬不着套在脖子上的皮带，也咬不着系在木桩上的皮带。

亨利点了点头，很赞赏这个办法。

“只有这个办法能制伏一只耳，”他说，“它那些牙齿咬起皮子来就跟刀子一样，比刀子还得快一半儿。明天早晨再看吧，都得老老实实待在这儿。”

“没错，”比尔很有把握地说，“要是有一个跑了，我就不喝咖啡。”

“它们知道我们枪里没装子弹，”亨利睡觉的时候说，他是指周围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要是啪啪给它们两枪，它们就得放规矩些。这些家伙围得一天比一天近。你避开火光使劲看——在那儿。看见那只是吗？”

他们一面看着火堆周围那些晃来晃去模糊不清的影子，一面说说笑笑。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黑暗里一对贼亮的眼睛上，仔细看能看出它的形状，有时还能看见它在晃动。